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八回 談官派信口開河 虧公項走頭無路

話說陶子堯跟了眾人走進西齋芳，只見這弄堂裡面，熙來攘往，擊擊局摩，那出進的轎子，更覺絡繹不絕。魏翻仞便告訴他：「這轎子裡頭坐的就是出局的妓女。你看，出出進進，這一晚上要有多少生意！」陶子堯聽了答應著，便想到自己從前在山東省裡的時候，雖靠姊夫的光當了文案，然而終是寄人籬下。有時在路上走著，碰著那些現任老爺們坐轎拜客，前呼後擁，好不威武。幾時我方得有此一日？如今看見出局的轎子，一般是呼麼喝六，橫沖直撞，叫人見了，不覺打動了做官思想。陶子堯一頭呆想，不知不覺，又穿過一道門，走到一家門口，高高點著一盞玻璃方罩的洋燈，牆上挂著幾張招牌，寫著某某書寓……一時也記不清楚。眾人讓他進去。他便隨了眾人，一直上樓。樓下有些男人喊了一聲「客人上來」。一幫人才走到半扶梯，就有許多娘姨、大姐前來接應。一問是仇老一淘，就領了進去。又喊了一聲「仇老客人」，便見仇五科迎了出來。大家朝他拱手，陶子堯也只得作了一個揖。接著娘姨請寬馬補，倒茶，拿水煙袋，絞手巾。先生敬瓜子，別人是認得的，只有陶子堯是生客，隨口問了一聲「尊姓」，陶子堯恭恭敬敬回答了一聲「姓陶」。先生聽著笑了一笑。仇五科便請眾位寫局票。魏翻仞搶著代筆，自己先寫了一張陸桂芳。劉瞻光說：「翻仞總是叫這個小把戲。」仇五科說：「翻翁是『醉翁之意』罷哩。」魏翻仞只顧寫他的，也不理人，一連寫了三四張。回頭又問：「子翁到底怎麼樣？還是破戒不破戒？」陶子堯說：「我這裡沒有熟人可叫。」仇五科說：「小弟的台面，於翁總得賞光，破一轉戒的了。」魏翻仞見陶子堯說話活動，知道剛才路上勸他的話有點意思了，就說：「子翁沒有熟人，五科的熟人很多，就請他代一個罷。」當下仇五科就替他代了一個小陸蘭芬。陶子堯看見桌子上的局票共是八九張，一時也記不清楚。只見劉瞻光叫的是張書玉，想就是在一品香叫的那一個了。又見桌子上有幾張寫剩的請客票，上面是刻就的「飛請大人（老爺），即臨同慶里小金媛媛家一敘」等話。他看了稀罕，說道：「這倒便當得很。」就問：「誰是小金媛媛？」翻仞告訴他：「就是五科的貴相知。剛才一品香見過，來到這裡又問過你尊姓，怎麼就忘記了？」彼此一笑而罷。少停擺台面，起手巾。仇五科便讓陶子堯首座。陶子堯抵死不肯坐。劉瞻光、魏翻仞又幫著說：「今天是五科專誠相請，我們是沒有人僱你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大眾都好，只剩一個首座。陶子堯無法，只得坐了。仇五科手執酒壺，親自奉酒。陶子堯竟恪守官場規矩，站起來作揖，弄得仇五科無法，只得放下酒壺，還他的揖。主人一齊敬完之後，他一定要還敬，斟了酒還不算，又深深作了一個揖，又朝著眾人作了一個揖，說了聲「有僱」，然後坐下吃酒。一時菜上八道，酒過三巡，叫的局陸續都來了，只有陶子堯的局沒有來。他雖初入花叢，瞧著別人的局都到了，自己的不來，未免覺著沒趣。後來菜都上齊，主人數了一數，台面上的局，獨獨小陸蘭芬未到，立刻叫人去催了。一會小陸蘭芬來了，見了仇五科，竟不提姓，叫了聲「禿頭老爺」，問：「那一位是陶大少？」仇五科指給他看，跟局娘姨同先生到了陶子堯跟前，一家說一句：「陶大少，對不住！」陶子堯一聽叫人家老爺，叫我大少，心上有點不高興。後來見魏翻仞趕著跟局娘姨叫新嫂嫂，說：「這位陶大人是從山東來的，今天才下輪船，叫你先生多唱兩只曲子，過天陶大人還要到你搭去請客哩。」娘姨聽了，趕到陶子堯背後，連忙改口，一口一聲「陶大人」，甚麼「場化小，大人勿厭棄，請過來」。幾個大人長，大人短，把個陶子堯喜的不亦樂乎。

一時上過乾、稀飯。小陸蘭芬跟局新嫂嫂聽了魏翻仞一番言語，曉得陶子堯是戶好客人，一直坐著不走。等到散過台面，一定要同到他家去坐。起初陶子堯不肯，後來又是魏翻仞勸駕，兩人一路同去，陶子堯方才允了。當下新嫂嫂跟著轎子在前，陶、魏兩個人坐在後。轉了兩個灣，又是一個弄堂，上面寫著「同慶里」三個字。進去第三家，上樓對扶梯一直便是蘭芬房間。等到二人上樓，蘭芬已經到家多時了。新嫂嫂竭力張羅：寬馬褂，打手巾；先生敬瓜子，裝水煙。左一聲「大人」，右一聲「大人」，叫得陶子堯好不樂意。也不顧魏翻仞在坐，便打著官腔，把自己的履歷盡情告訴了二人。這房間裡還有兩個粗做老婆子，聽了不懂，都坐在那裡打盹。魏翻仞先在鋸床上吃大煙，後來也睡著了。

這裡陶子堯沒了顧忌，話到投機，越說越高興。只聽見他說道：「我們做官的人，說不定今天在這裡，明天就在那裡，自己是不能作主的。」新嫂嫂道：「那末，大人做官格身體，搭子討人身體差勿多哉。」陶子堯不懂甚麼叫做「討人身體」。新嫂嫂就告訴他，才說得一句「堂子裡格小姐」，陶子堯就駁他道：「咱的閨女才叫小姐，堂子裡只有姑娘，怎麼又跑出小姐來了？」新嫂嫂說：「上海格規矩才叫小姐，也有稱先生格。」陶子堯道：「你又來了。咱們請的西席老夫子才叫先生，怎麼堂子裡好稱先生？」新嫂嫂知道他是外行，笑著同他說道：「耐勿要管俚先生、小姐，賣撥勒人家，或者是押帳，有仔管頭，自家做勿動主，才叫做討人身體格。耐朵做官人，自家做勿動主，阿是一樣格？」陶子堯道：「你這人真是瞎來來！我們的官是拿銀子捐來的，又不是賣身，同你們堂子裡一個買進，一個賣出，真正天懸地隔，怎麼好拿你們堂子裡來比？」說著，那面色很不快活。新嫂嫂最乖不過，一看陶子堯氣色不對，連忙拿話打岔道：「大人路浪辛苦哉！走仔幾日天？太太阿曾回來？是啥格船來格？」他怕陶子堯太太回來，有了管頭，所以問這一句話，這是新嫂嫂細心之處。陶子堯見問，不禁怒氣全消，面孔上又換了副得意之色，說道：「你聽我來告訴你：你們不知道，我們做官的人，辛苦呢固然辛苦，然而等到官運好的時候，做的著實有趣，也就不覺其苦了。山東做官，怎麼就會來在你們上海？」新嫂嫂道：「格當中是啥格緣故？阿是高升到別場化去，路過上海格？」陶子堯閉著眼睛，吃水煙，不去理他。看看一根紙吹吃完，新嫂嫂趕忙又點好一根送上。陶子堯才同他講道：「說來也巧：今年大年初一，我早晨起來拜過天地祖先，就請出骨牌來。」新嫂嫂道：「阿是推牌九？」陶子堯道：「別胡說！」新嫂嫂嚇的不敢則聲。陶子堯道：「因我生平頂相信是『牙牌神數』。這是拿骨牌起課，一起出來，卻是兩個『上上』，一個『中下』。那首詩的句子我全記得，我念給你聽：頭兩句是『一帆風順及時揚，穩渡鯨川萬里航』。頭一句風順，是說我的官運，第二句就隱隱指著我要到上海。這都是命裡注定的，你說靈不靈！」

新嫂嫂聽了詩句不懂，只好順著說道：「最靈勿過格是菩薩。大人耐格本簽詩阿帶得來？也替倪起格課。倪有仔三個月格喜哉，起起是男是女。如果是男，將來命裡阿有官做。也勿想啥入閣拜相，只要像你大人也好哉。」陶子堯連搖手道：「笑話笑話！你們的兒子怎麼也好做起官來了？」新嫂嫂道：「倪格兒子為啥做勿得官格？」陶子堯道：「大清例上，凡是娼、優、隸、卒的子孫，一概不准考，不准做官。」新嫂嫂道：「難末，倪又勿懂哉。倪格娘有格過房兒子，算倪的阿哥，從前也勒一洋行裡做買辦格。前年捐仔知府，新近升仔道台，連搭頂子也紅哉，就勒此地啥個局裡當總辦。」新嫂嫂剛說到此，小陸蘭芬插嘴道：「阿姨，耐說格阿是老爺？前埠老爺屋裡做生日，叫倪格堂差，屋裡向幾幾化化紅頂子，才勒浪拜生日，阿要顯煥！老爺還說明朝來吃酒呀。」新嫂嫂道：「就是假哉。」又對陶子堯說道：「倪格阿哥可以做官，倪格兒子是俚格阿侄，有啥勿好做格？」

陶子堯聽了，做聲不得，心想：「他家裡有這們闊人，我得拿兩句話蓋過他，才轉過我的面子來。」尋思了半天，說道：「我這番來，撫台給我幾萬銀子，托我辦機器。我動身的那一天，撫台還坐著八轎，親自送我到城外。藩台以下那些大人們離城□里，搭了一座彩棚，在那裡候著送。等我到得那裡，撫台也趕到了。把公事談完，隨手在靴頁子裡掏出一張四萬銀子的匯豐銀行的匯票，托我到上海替他留心買四位姨太太。大約一萬銀子一個。如果不够，叫我打電報去問他攏。」新嫂嫂道：「像倪格蘭芬只要耐八千洋錢。陶大人，耐阿好拿倪格蘭芬討仔去罷？」蘭芬道：「倪阿有格號福氣！」陶子堯道：「你別這們說。俗話說的好：『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。』你嫁了我們撫台做姨太太，我們都得稱你憲姨太太。」新嫂嫂道：「有心托仔耐格大人，做仔格格媒人罷！」蘭芬說：「倪總勿會忘記耐格。謝謝耐，後補耐末哉！」陶子堯道：「的的確確是實缺，並不是候補。」說到這裡，新嫂嫂又特地倒了一碗茶，叫他潤潤嘴。

陶子堯又說道：「剛才的話沒有說完。撫台拿銀票交代與我之後，我拿過來往馬褂袋裡一放，隨即起身上轎。撫台還要敬酒。

我被他們鬧的腦子疼，再三辭謝，方才免了。撫台帶領大小官員，送至轎前，齊打一恭，我也還了一個揖。只聽得耳朵旁邊『泊隆通』，『泊隆通』。」新嫂嫂道：「格當中嗆個緣故？」陶子堯道：「營裡的兵開大炮送我，所以耳朵旁邊只聽得『泊隆通』，『泊隆通』。」陶子堯說得高興，不提防魏翻仍伏在榻上一覺困醒，並不知道他說得甚麼，只聽得甚麼「泊隆通」，「泊隆通」，也就依著他說「泊隆通」，「泊隆通」。陶子堯見他睡醒，疑心方才的話都已被他聽見，面上一紅，不好意思再說下去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們在這裡說營裡放大炮。」新嫂嫂道：「勿殺張格格大炮，倒拿魏老嚇醒。」魏翻仍睡眼朦朧，也沒有聽清，只是揉眼睛。新嫂嫂連忙絞過一塊手巾。蘭芬道：「陶大人說格鬧忙煞，格底下說哩。」陶子堯也不理他。

魏翻仍揩過臉，摸出表來一看，已是三點三刻，說：「時候不早了。陶大人就在這裡借了一夜乾鋪罷，我是要失陪了。」陶子堯一定也要起身回棧。新嫂嫂挽留不住，又要留他兩人吃過稀飯再走。他兩人因為時已晚，急欲回去。新嫂嫂同了蘭芬一直送到樓下，開開大門，看他兩人出弄堂。陶子堯不識路途，魏翻仍便同他走出弄堂，由石路挽到四馬路，叫陶子堯向東，一直走到巡捕房朝南，朝東是一品香，朝南便是棋盤街，離高升棧很近的。陶子堯至此，方悟原來高升棧到一品香甚近，用不著坐東洋車的。今天從棧裡出來，被東洋車夫所欺，不知道在那裡兜了一個圈子，才到得一品香。可見上海地方人心欺詐，是要刻刻留心的，當下便謝過魏翻仍，兩人拱手作別。陶子堯帶了跟班回棧。魏翻仍自到相好大姐老三處過夜不題。

且說次日陶子堯一覺困到一點鐘方才睡醒。才起來洗臉，便有魏翻仍前來，約他一同出去，到九華樓吃揚州館子。吃完之後，就在公一馬車行叫了一部橡皮輪皮篷車，一同去游張園。可巧這日是禮拜，所有昨天台面上幾個朋友，倒有一大半在這裡。劉瞻光因輪船未開，亦到園中玩耍。仇五科一直等到打過四點鐘，方才來到。在大洋房裡大家會齊，分了兩張桌子吃茶。此時游園妓女，數一數足足到了五六個，把個大洋房擠的實實室室的，好不熱鬧。陶子堯跟了眾人出去兜了一回圈子，不提防在照相地方碰見新嫂嫂同了蘭芬在那裡照相。見面之後，著實殷勤，一路跟著同到大洋房。新嫂嫂便把煙袋送過。魏翻仍因同陶子堯咬耳朵，說：「趁著瞻光還未開船，難得今天朋友齊全，不如此刻就到他家請客，又應酬了蘭芬，豈不一舉兩得？」陶子堯本有到他那裡請客的意思，但是面嫩，一時說不出口，聽得魏翻仍之言，連說：「好極，好極！」魏翻仍先替他交代新嫂嫂道：「陶大人吃酒，菜是要好的，交代本家大阿姐，不要搭漿！」說完之後，又替他張羅劉瞻光、仇五科一班人。這班酒肉朋友天天在堂子裡混慣的，豈有不來之理。

當下新嫂嫂要拉著陶子堯一同回去，陶子堯又拉著魏翻仍一塊兒走，隨即上了馬車，離了張園。不上一刻工夫，早已來到泥城橋。馬夫巴結，大大的兜了一個圈子，方才回到石路同慶里口。下車進去，新嫂嫂先交代過本家，喊了一台下去。兩人上樓吃茶吃煙。不多一歇，劉瞻光同了兩個朋友先到，跟手仇五科也來了。其時已有上燈時分。在席的人多半因有翻台，催著快擺。立刻寫局票，擺台面，起手巾，叫局。主人一個個敬酒，然後大家歸坐。少停局到，唱曲子，豁拳，手忙腳亂，煙霧騰天。陶子堯自充行家，嫌這些姑娘們的曲子不好。仇五科便說：「子翁一定是高明了。」台面上有一個不懂事的朋友，一定要請教一札，又把一位先生拉胡琴的烏師留下，好教他拉著，等陶大人唱。誰知陶大人抵死不肯唱。後來把他弄急了，他拿劉瞻光拉到一邊，低低同他說道：「我們是官體，怎麼好同他們一樣？倘若這風聲傳播到山東，那可不是玩的！」劉瞻光招呼了仇五科，仇五科又招呼了那個朋友。大家覺著沒趣，不及上乾、稀飯，都已興辭而去。陶子堯也不在意。

吃過了酒，送過了客，獨有魏翻仍不走。他原是最壞不過的，看見陶子堯官派熏天，官腔十足，曉得是歡喜拍馬屁、戴炭簍子的一流人。新嫂嫂雖是女流，亦早已看出。魏翻仍假托出恭，拉了新嫂嫂到小房間裡，二人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商量好了一條計策。

其時陶子堯正在大人房間裡坐在煙鋪上，叫蘭芬裝水煙，聽他的高談闊論，說：「做了撫台姨太太，出起門來，要坐四人轎，還有戴頂子的把轎扛。轎子前頭還有一頂紅傘。無論走到那裡，都有人辦差，有人伺候。怕的是姨太太在大人跟前，不要說大壞話，只要稍微點上兩句，無論是誰都吃不起。姨太太屋裡伺候的人，有丫頭，有老媽，有二爺，有打雜的，要什麼有什麼。面子上的月費一個月二百兩，做衣服，打首飾，吃飯，用人工錢，還不在內。但就二百兩一月而論，已經比我們局裡總辦的薪水多了一倍。」蘭芬道：「陶大人，耐做官一個月有幾化進帳？耐阿有姨太太？耐格姨太太一個月撥俸兒化洋錢用？」陶子堯只顧說的高興，不提防有此一問，堵住了嘴，一時對答不來。蘭芬還連著問他。他只顧吃水煙。歇了半晌，正想拿話支吾他，恰好魏翻仍同新嫂嫂從小房間裡出來，把話打住。

魏翻仍便披起馬褂要走，又朝著新嫂嫂努努嘴。新嫂嫂會意。其時陶子堯又要跟著走，誰知一件馬褂，卻被新嫂嫂扣住不給。陶子堯到此無法，只好聽魏翻仍一人獨去。這裡新嫂嫂又張羅陶子堯吃稀飯，又打發陶子堯管家，先回棧房。這天晚上，自從擺台面，一直到魏翻仍走，凡有來叫局的，新嫂嫂都叫小大姐阿金跟了出去，自己卻一直在屋裡陪著陶子堯。無意中又同陶子堯說：「蘭芬雖已六歲，還是小先生勒。樣式事體，有倪勒浪，決勿會虧待耐的。」陶子堯雖說只來得兩天，因他聰明不過，台面上亦聽得一人講起，這新嫂嫂的身分，也就都已明白了。當下吃過稀飯，打過兩點鐘，蘭芬是沒有晏堂差的，大家收拾安睡。陶子堯居然就在這裡借了一夜乾鋪。究竟如何，無庸深考。但覺與新嫂嫂情投意合，如漆如膠。

一連住了七八日，不是人家請他，就是他請人家，一連七八天，沒有斷過。每天總要困到兩三點鐘方起。等新嫂嫂梳洗過後，一同吃早飯。吃過早飯，便是一部馬車，起先還帶蘭芬同坐，後來連蘭芬也不帶了。出門之後，不是游張園，便是兜圈子。走到大馬路仁昌祥、震泰昌，以及亨達利等處，總得下車，不是買綢緞，便是買表，買戒指，一買便是幾百塊，此外打首飾，買珠子，還不在內。起先每次出門，陶子堯一定要到錢莊上，帶幾百銀子莊票，一二百塊洋錢、鈔票在身邊。後來各家都熟了，知道陶大人是個闊客，就是沒得錢，也肯賒給了他。從前陶大人穿的衣服，新嫂嫂嫌他古板，特特為，叫了幾名裁縫，在家裡客堂裡替他做，趁便自己又做了些時式衣服。細算起來，數目也就不少了。陶子堯一心被新嫂嫂迷住，竭力報效，核計所化之錢，旬日之間，和酒、局帳，不過一百多元，買東西，做衣服，通扯已不下三四千金之譜。再加別的用度，通算起來，帶來的二萬，不過才用得四分之一。自己一算，還不為多，將來機器買成，無論那注帳裡多報銷一筆就夠了。如此一算，心上一寬，依舊爛化浪費起來。

有一天新嫂嫂的娘過生日，喊了一班人，在堂子裡宣卷。單他一個，擺了一個四雙雙台，有些不認得的人都拉來吃酒。魏翻仍看見他的錢化的淌水一般，不加愛惜，心上便想：「他的錢，也就用的不多了，若不從此時下手，更待何時。」次日先去同仇五科商量。仇五科道：「這種壽頭，不弄他兩個弄誰。」魏翻仍道：「想個甚麼法子去弄他？」仇五科道：「容易。你去同他說，後天開公司船，他要辦機器，同他到我這裡來。大家都是自己人，還他便宜就是了。」魏翻仍同仇五科本來是做慣聯手的，心上明白，急急奔至同慶里，找到陶子堯。其時新嫂嫂正坐在客堂窗下梳頭，陶子堯坐在旁邊坐著吃湯圓。一面吃湯圓，一面看梳頭。恰在出神的時候，底下喊「客人上來」。正思躲避，見是魏翻仍，才縮住了腳。當下寒暄得幾句，魏翻仍便拉他到正房間裡坐下，同他講到買機器的話，說：「不要看這樁事情，倒是很不容易辦的。聽見仇五科說：『明天有公司船開，有甚麼圖樣，一塊帶了去，三個月就有得來。倘若明天不寄，等到下一班，又要多少天。』五科是自己人，替朋友幫忙，難道還要你的好處嗎。他叫我來問你一聲，有甚麼話，你去同他說亦好，我替你傳話亦好。」陶子堯連說：「費心。……」忙問：「我的當差的來了沒有？」房中娘姨，一疊連聲的叫陶大人當差的。當差的上來，陶子堯便交代他一把鑰匙，叫他回棧房，把枕箱開開，「裡面有個紙包，撫台的札子統通在內。把那個紙包替我拿了來。」這裡兩個人閑談。不多一刻，當差的回來，將紙包呈上。陶子堯打開，取出一片帳目，大約開著幾件機器，也不詳細，遞與魏翻仍。魏翻仍道：「就是這個帳嗎？」陶子堯道：「這裡頭該有幾件東西我也不知道，本來要請教五科，我們此刻就去看他。」魏翻仍道：「同去也好。」新嫂嫂道：「啥格要緊事體，托仔魏老，勿是一樣格？啥事體要一定自家去？」魏翻仍道：「恩得來，一歇歇才離勿開格哉！」新嫂嫂拿眼睛眇了他一眇，也不說別的，仍舊梳他的頭。陶子堯想要去，真是聽了新嫂嫂的話，就有點懶怠去了。魏翻仍道：「你不去也好。我就替你問一聲，叫他替你開一篇帳，寄到外洋，將來銀

子是要你付的呢。」陶子堯道：「這個自然，價錢克己點。」魏翻刃道：「這個是外國定好了來的價錢，貴賤我們做不得主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穿馬褂。趁空陶子堯又拉他到一旁，說道：「不瞞翻翁說，兄弟當這一趟差使，上頭髮的盤川不過是個名色，不夠用的，況且到了上海又不能不應酬。這裡頭托你同五科講一聲，將來開帳的時候，叫他酌量開，總算他照應我的。」魏翻刃道：「這個還要你說嗎，不過照這篇帳，有限的幾樣東西，看上去不過二萬銀子的進出，多開上一千、八百也望得見的。子翁，我聽見人說，你這遭來，不是要辦幾萬銀子機器嗎？我們都是好朋友，你別拿小注的給我們，拿大注的又去照應別人。」陶子堯聽說，楞了一楞，說道：「機器是還要添辦，先要看這個辦的便宜，再辦別的。」魏翻刃見此情形，心下明白，也不再追問了，便說：「今天托五科寄信去，價錢替你合准，包你便宜。只要你明天同外國人當面簽個字就完了。」說著揚長而去。

（宣卷：一種七字唱本。）

一走走到五科行裡。五科接著忙問：「生意怎麼樣？開帳沒有？」魏翻刃遞給他看。五科看完之後，說了聲：「就是這個嗎？」又笑了笑道：「這篇糊裡糊塗的帳怎麼好帶到外國去？而且一件機器另外總有些零碎件頭，都要一筆筆的開上。」魏翻刃道：「他原話托你替他斟酌。五科哥，據我看起來，生意不過二萬銀子。他這裡頭，還想托你替他開花帳，吞吞吐吐的，彎著舌頭，說又說不清，只怕蘭芬那裡的一筆用帳，要出在這上頭。」五科道：「看他不出，賺錢的本事倒有。但是他既托了我，你去同他說，說我都已明白，帳也開好，合同也弄好，叫他明天來簽字，我們好去替他辦。」魏翻刃道：「你真的替他辦麼？他銀子存在號裡，剛才我從同慶里出來，先挽到號裡打聽過，由山東匯下來總共不過二萬銀子，聽他說這一禮拜頭裡去拿過好幾千。蘭芬家新嫂嫂手上金剛鑽戒指也有了，金釧臂也有了，倒著實在那裡報效。不要我們替他辦了機器，到那時候拿不出來。」仇五科道：「你這個人，真正彊大！叫他先來簽了字，怕他走到那裡去。你我總不會落空就是了。」魏翻刃一聽此言，也就明白。當夜又趕到同慶里通知陶子堯，告訴他說，各事都已停當，只要他明天一點鐘，到行裡簽字。

到了次日四點鐘，魏翻刃仍趕到同慶里叫醒陶子堯，起來洗臉吃點心，一塊同去找五科。新嫂嫂蓬頭赤腳，一定還要親自替陶子堯打一條辮子，方容他走。當下兩個人同到洋行裡，仇五科接著，著實殷勤。請坐之後，又每人敬了一根呂宋煙。從抽屜裡取出帳來一看，共是二萬二千兩規元銀子。簽字之後，先付一半，又拿合同念給他聽。陶子堯是不認得洋文的，由著他念，聽上去無甚出入，也無話說，隨問魏翻刃：「這個帳就這們開嗎？昨兒托的事怎麼？」魏翻刃又問仇五科。仇五科道：「這個是子翁同我們敞行東打的合同，將來銀子付清是要重新寫過的。」陶子堯方才放心。仇五科就同他去見洋東，拉了拉手，洋東還說了幾句洋話。陶子堯不懂，又是仇五科翻給他聽，無非是應酬話頭。當面簽過字。魏翻刃跟著去划銀子。陶子堯一想：「號裡只存著一萬四千多銀子，現在划出一萬一千兩，只剩得三千多兩，將來機器到上海還得找他一萬一千兩。現在短得雖多，幸虧臨動身的時候，撫台大人有過話，如果不夠，隨時可以電撥。」於是到得號裡，寫了一張銀票。就托號裡代打一個電報，說明緣故，請再撥一萬五千兩。號裡朋友擬好電稿，請他過目，無甚說得。兩人辭別出去，找到仇五科，交代清爽，取轉那一分合同。當天仍到同慶里擺了一個雙台，因為仇五科、魏翻刃兩個幫了忙，所以就推他二位坐了上坐。

正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自從那日在號裡發電報的日子算起，核算起來，頂多三天定有回音，現在倒有七八天了。虧得他天天被新嫂嫂迷住，所以也不覺得。及到屈指一算，不禁慌張起來。若論自己的憲眷，一定不會駁回的。大約撫台公事忙碌，一時理會不到，也是有的，然而總不至於置之不復。因此弄得他心上好像有四個吊桶一般，七上八下。虧得新嫂嫂能言會道，譬解過去。後來一等等了半個月，還是無回信。看看這裡的錢又用去了二千多。新嫂嫂還一心要嫁他，說明做「兩頭大」。身價不要，只要一副珍珠頭面，下等的拿不出手，就是中等的，至少亦得一兩千塊，其餘衣飾還不在內。真正公私交迫，晝夜不寧。

又過了幾天，數了數日子，電報打去已經二三天了，依舊杳無音信，把他急得熬不住，只得又打一個電報去催款。另外又打一個電報，要他姊夫從旁吹噓。到第三天得到姊夫的回電，說撫憲請病假，藩憲代理。機器已經另外托了外國人辦好，價錢很便宜，而且包用，叫他不要辦了，並催他即日回東。陶子堯得了這個電報，賽如一瓢冷水，從頂門上澆了下來，急得無法。可巧魏翻刃來看他，他便把此事告知，想叫他去同仇五科商量，說機器不要了，叫他退錢。魏翻刃道：「同了外國人打的合同，怎麼翻悔得來？倘若帳目沒有寄出去，還可收得轉，如今已經二三天了，只怕已經到了外洋，怎麼好收轉？」陶子堯道：「打電報去止住。」魏翻刃道：「說的好容易！人家不是被你弄著玩的，我也不好說出口。」

陶子堯見他不肯退機器，心上更加煩悶。打那日起，就在棧中寫了兩天的信，一直沒有到同慶里去。新嫂嫂派了一個小大姐到棧裡釘住他，叫他去，他不肯去，把他弄急了，同大小姐說：「不是我不來，我這兩天心上不舒服；等我的事情弄定規了，自然要來的。」小大姐回去告訴了新嫂嫂。新嫂嫂知事不妙，樂得弄他幾個現的。見小大姐請不來，只好自己坐了車到棧裡來請。陶子堯雖說跟他同到堂子裡，依舊沒精打彩。禁不住新嫂嫂甜言蜜語，不由他不把號裡剩下的銀子，取來報效。後來用的只剩得幾百兩了。號裡的人，最是勢利不過的，就把下餘的錢算一算清，打一張票子，差一個學生送給陶子堯，把折子收回，以後不相來往，從此更絕了指望。還有魏翻刃聽見信息不好，雖說不准他退機器，料想再要他找，是萬萬找不出來的了，便去同仇五科商量。仇五科說道：「他真的拿不出嗎？你去同他講：如若機器運到，不來出貨，我們雖然是朋友，外國人卻不講交情，將來怕有官司在裡頭，還是叫他辦去的好。」魏翻刃又去告訴了他，順便探消息，順便催銀子，把個陶子堯真正弄的走頭無路，只得又打一個電報給姊夫，說明洋人不退機器，請他轉圈的話。誰知接到回電，陶子堯看了，這一驚竟非同小可！欲知電中所言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